

凡 尔 纳



科 幻 小 说

十五岁的船长

【法】儒勒·凡尔纳 著

龚重尔 许爱霞 译



凡 尔 纳

科 幻 小 说



十五岁的船长

【法】儒勒·凡尔纳 著

龚重尔 许爱霞 译



十五岁的船长

〔法〕儒勒·凡尔纳 著

龚重尔 许爱霞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4 插页 333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8001—13000

ISBN 7-80605-563-0/I·485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25000）

目 录

上 卷

第 一 章	三桅帆船“漂泊者”号·····	(3)
第 二 章	迪克·桑德·····	(13)
第 三 章	遇难的货船·····	(21)
第 四 章	“沃尔德克”号上的幸存者·····	(31)
第 五 章	S. V. ·····	(37)
第 六 章	一条大鲸鱼·····	(54)
第 七 章	准备工作·····	(66)
第 八 章	座头鲸·····	(76)
第 九 章	桑德船长·····	(87)
第 十 章	以后的四天里·····	(97)
第十一章	狂风暴雨·····	(111)
第十二章	在天边·····	(124)
第十三章	陆地啊！陆地啊！·····	(137)
第十四章	该做的事情·····	(152)
第十五章	哈里斯·····	(168)

第十六章	在路上·····	(184)
第十七章	艰难的旅程·····	(198)
第十八章	可怕的地名·····	(214)

下 卷

第一章	贩卖黑奴·····	(229)
第二章	哈里斯和内戈罗·····	(240)
第三章	继续前进·····	(255)
第四章	安哥拉的艰难旅程·····	(268)
第五章	白蚁穴中话白蚁·····	(278)
第六章	水困蚁穴·····	(291)
第七章	宽扎河畔的营地·····	(304)
第八章	迪克·桑德的日记·····	(316)
第九章	卡宗代市场·····	(334)
第十章	赶集的一天·····	(348)
第十一章	卡宗代酋长的饮料·····	(358)
第十二章	隆重的葬礼·····	(370)
第十三章	在商行大院里·····	(383)
第十四章	利文斯通医生的消息·····	(394)
第十五章	一只虎岬虫会把人引向何处·····	(409)
第十六章	法术高强的大巫师·····	(424)
第十七章	漂 流·····	(434)
第十八章	接二连三的意外事件·····	(446)
第十九章	S. V. ·····	(459)
第二十章	尾 声·····	(471)

上 卷

第一章

三桅帆船“漂泊者”号

一八七三年二月二日，三桅帆船“漂泊者”号行驶到南纬四十三度五十七分、西经一百六十五度十九分的地方。

这只载重四百吨的帆船是从旧金山出发的，准备到南极附近诸海捕捞鲸鱼；船主人的姓名是詹姆斯·卫·韦尔登，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大富户；数年来，他把这只渔船交给了赫尔船长指挥。

在这支船队里，“漂泊者”号规模最小，但本领最大，每到捕鲸季节，詹姆斯·卫·韦尔登都要派它出海：北上越过白令海峡直至北冰洋边；南下途经塔斯马尼亚岛或合恩角直至南极洲附近诸海。它的运行无与伦比。船上设备精良，操作很自如，只需要少数几个水手，就可以在南半球人迹罕见的冰岛之间大胆穿行。水手们都说，几座冰山是难不住赫尔船长的。每到夏季，这些冰块就漂流到新西兰或好望角一带地区，比起北冰洋冰块所到达的纬度要远得多。说真的，这里的冰山都不大，由

于互相撞击以及暖水流的侵蚀，绝大部分冰块即将流入太平洋或大西洋，化为乌有。

赫尔船长是个好水手，在船队里也是个优秀的捕鲸能手，在他的指挥下，五名水手和一名见习水手组成了一个作业组。捕鲸需要的人手很多，这几个人是不够的。捕捞需要人，切割也需要人。詹姆斯·卫·韦尔登有的是办法，他和某些船东一样，旧金山出海时只雇用驾驶渔船必需的几名水手，这样经济上就合算得多。到了新西兰，鱼叉手有的是：有世界各国的水手，有逃亡者，或其他类别的人。到了捕鲸季节，都来找活干，而且人人都是打鱼的高手。捕鲸季节一结束，他们拿了工钱就回到岸上，等到第二年再干。这样的雇工办法最省事，得利最多。

“漂泊者”号上就是这样干的。

这艘三桅帆船在南极圈边刚刚忙完了捕鲸季节。但是鱼油桶没装满，鲸须也没丰收。那时候，追捕鲸鱼已经比过去更困难了。由于过度捕杀，鲸类动物逐渐稀少。真正的鲸鱼即将绝种。渔民们只得又去捕捞长须鲸了，这是一种庞然大物，猎取它可是要冒很大危险的。

在这次战斗中，赫尔船长追捕的就是这种鲸鱼。但是，下一次出海他打算跑得更远，必要时将直抵克拉里、阿代利两地附近。关于这两地的发现，美国人威尔克斯曾提出过异议，但归根结底应归功于“星盘”号和“虔诚者”号两艘远洋舰杰出的舰长——法国人迪蒙·迪维尔。

总之，“漂泊者”号今年的命运不佳。一月初，正是南极洲的仲夏，虽然捕鲸船满载而归的时节未到，赫尔船长却不得不提前离去。因为他临时雇来帮忙的那些船员，是一批很难对付的家伙，经常和他无事生非，他只好打发他们离船上岸。

于是，“漂泊者”号掉转船头，向新西兰方向驶去。一月十五日到达海岸，开进了奥克兰港口。船长立即把临时雇工们送上了岸。

船员们很不高兴。“漂泊者”号船上至少还缺二百桶鲸油。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糟糕的情形。赫尔船长像一个名声显赫的猎手，第一次空手归来，心头不胜懊丧。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刺激，很生气，就是因为这帮不服从指挥的无赖汉影响了他的战绩，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船长试图在奥克兰重新招兵买马，结果失败了。所有的海员都已经上了其他捕鲸船。他只好放弃补充“漂泊者”号鲸鱼收获量的愿望。赫尔船长正准备最后撤离奥克兰时，有人提出要搭乘他的渔船，他感到为难，却无法谢绝。

“漂泊者”号船主的妻子韦尔登夫人，她的五岁的小儿子杰克，还有她的一位亲戚贝内迪克特表兄，这时正好也在奥克兰。詹姆斯·卫·韦尔登因为商业事务，有时必须到新西兰来，上一次他把这三口家属都带来了，现在正打算让他们返回旧金山去。

但是，全家人正要出发了，小杰克忽然得了重病，父亲因为事情急迫，只得留下他们三人，只身离开奥克兰。

三个月过去了，漫长的三个月的分离，使韦尔登夫人感到极为痛苦。不过她的小儿子已经恢复了健康，所以听到“漂泊者”号到岸的消息时，她已经作好了启程的准备。

那时候，韦尔登夫人要想返回旧金山，就必须到澳大利亚搭乘“黄金时代”越洋轮船公司的班船，该公司的班船途经帕皮提，往返于墨尔本和巴拿马海峡之间。一旦到了巴拿马，还要等候开往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定期汽轮班船。在这样条件下旅

行，遇到轮船脱班、换船等等麻烦事，对于一个带着孩子的女性旅客来说，总是很不愉快的。这时候，“漂泊者”号正好来到了奥克兰港。韦尔登夫人毫不犹豫，要求赫尔船长接他们上船，送他们母子俩和贝内迪克特表兄，还有一个名叫纳安的黑人老女仆返回旧金山。一只帆船，行程三千海里！不过，赫尔船长是个一丝不苟的人，而且赤道两边的海面上天气正好！于是，赫尔船长接受韦尔登夫人的要求，并且立即腾出自己的舱房，给女主人住。在未来四五十天的海上旅途中，他希望在捕鲸船上给韦尔登夫人安排得尽可能舒服一些。

所以，韦尔登夫人在这种条件下旅行，是有某些方便的。唯一的麻烦是，时间有些太长，因为“漂泊者”号到了智利的瓦尔帕来索后还要卸货。此后，沿着美洲海岸北上就行了，一路上暖风徐徐，十分惬意。

韦尔登夫人是个勇敢的女人，她不怕大海。她正当三十岁年纪，身强力壮，早已习惯了长途跋涉，因为她曾多次和丈夫在越洋旅途中同甘共苦。乘坐一只吨位不大的海船或多或少是要担风险的，她却并不害怕。她知道赫尔船长是个了不起的航海老手，她的丈夫对船长也是深信不疑。“漂泊者”号又是一条构造坚固，性能良好，在美国捕鲸船队中颇有名气的船。这样的好机会，韦尔登夫人当然不会错过。

不用说了，贝内迪克特表兄也跟着她一起登上了“漂泊者”号。

这位表兄是个老实人，大约五十上下年纪，但是一人独自外出却有些不稳妥。此人长得又高又瘦，颧骨突出，额头宽广，浓发满头；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那种戴着金边眼镜、受人尊敬的学者；是那种绝无恶意、心地和善的人，命中注定是个百

岁顽童。

船上的人，不论亲疏远近都称他贝内迪克特表兄，他确实也就是天生的就像大家的表兄一样。他因为胳膊和腿都很长，行动总是不便，离了别人的帮助什么事也不能干，甚至穿衣吃饭都成了困难。但他并非令人觉得讨厌，只过于人于己都有些为难罢了。他生活简单朴素，而且对什么都能适应；如果没人给他端来饭菜，他连吃喝都会忘记的；天热天冷一概无知无觉；他似乎并不属于动物界，而是属于植物界。他简直是一棵毫无益处的大树，没有果实，几乎没有树叶，既无美果可食，亦无浓荫供人乘凉。但是，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贝内迪克特表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正如普律多姆先生所说，只要能办得到，他一律有求必应。

总之，大家都喜欢贝内迪克特，就是因为他软弱无能。韦尔登夫人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孩子，是小杰克的大哥哥。

这里应当补充一句，贝内迪克特表兄并不是那种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正相反，他是一个勤奋的人。他唯一爱好的是博物学，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门学问的研究之中。

要说是“博物学”吧，那就言过其实了。

我们知道，这门学问包括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和地质学四个部分。

然而，贝内迪克特表兄既不是植物学家，也不是矿物学家，也不是地质学家。

那么，他就是一位像居维叶那样完全名副其实的动物学家吗？就是一位从事动物分解和重新组合的造诣很深的学者吗？就是一位按照现代科学分类对脊椎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腔肠动物四大门类进行专门研究的科学家吗？对于各种动物，我

们这位天真却又勤奋的学者都观察过吗？对于动物界的门、纲、目、科、属、种的不同分类，他仔细探讨过吗？

不。没有。

贝内迪克特表兄是否曾经研究过各种脊椎动物、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和鱼类呢？

也没有。

是不是因为他曾经特别热衷于从头足纲到苔藓虫纲的一切软体动物的研究，因而这门科学在他已是无所不知了呢？

也不是。

那么，他多年间挑灯夜读，研究的是棘皮类、水母类、水螅类、蛔虫类、海绵类和滴虫类等等一切腔肠动物吗？

我们必须承认，他研究的不是腔肠动物。

既然在动物学中我们没有列举的只剩下节肢动物这一个门类了，不用说，贝内迪克特正是在这一方面倾注了他的全部热情。

是的，但必须再作一些补充说明。

节肢动物主要包括以下五种动物：多足纲、甲壳纲、蛛形纲和昆虫纲。

然而，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贝内迪克特表兄却分不清蚯蚓和药用蚂蝗，分不清锥贝和藤壶，分不清家蚯蚓和火蝎子，分不清龙虾和红蟹，分不清蜈蚣和毛虫。

那么，贝内迪克特表兄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只不过是一个昆虫学家，如此而已。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可能这样解释：按照昆虫学的本义，它是自然科学中包括所有节肢动物的科学。一般来说，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在实际习惯中，人们赋予这个名词的含义是很

狭隘的。所以，人们只是用它说明对各种昆虫本来意义的研究，也就是说对“所有身体由头、胸、腹三部分组成的节肢动物的研究，因其胸部有三对足，故名六足虫纲。”

既然贝内迪克特表兄只限于此类节肢动物的研究，所以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昆虫学家而已。

但是，人们千万不要误会！在这个昆虫纲里，至少也有以下十种科目：直翅目（蝗虫、蟋蟀）；脉翅目（蚊狮、蜻蜓）；膜翅目（蜜蜂、黄蜂、飞蚂蚁）；鳞翅目（蝴蝶）；半翅目（蝉、蚜虫、跳蚤）；鞘翅目（金龟子、萤火虫）；双翅目（小咬、蚊子、苍蝇）；扇肢目（捻翅虫）；寄生目（小螨）；弹尾目（蠹虫、跳尾虫）。既然在这些科目中种属极多，例如鞘翅目一项，人们已知的就有三万个种类，双翅目中就有六万种，所以可供研究的对象并不缺少；应该承认，如此繁杂的工作要一人单独干是够忙的了。

因此，贝内迪克特表兄的全部生命都完全彻底地奉献给昆虫学了。

他从早到晚泡在这门科学里，连睡眠的时间也不例外，因为他在梦中也照例和“六足虫”打着交道。他在自己的衣袖、领子、帽子和背心上都别起了大头针，数不胜数。每当这位表兄采集昆虫标本归来，尤其是他那顶宝贝帽子，简直变成了一只自然科学标本箱了，里里外外都钉满了各种昆虫。

现在，怪事不怪，一切真相大白。人们已经知道他为什么随同韦尔登夫人一起来到新西兰，原来是为了他心爱的昆虫学研究。在新西兰的辛勤劳动，使他的收藏品中又增添了几种罕见的昆虫标本。人们不难理解，他现在急于返回旧金山的目的就是，尽快将所采集的标本放进工作室的标本盒子里。

所以，韦尔登夫人和孩子既然要乘“漂泊者”号返回美国去，那么表兄一同前往也是自然不过的事了。

但是，韦尔登夫人如果遇到什么险情的时候，她是不能指望这位表兄的帮助的。非常幸运的是，这次旅行并不难，又适逢美好的季节，而且赫尔船长又是她完全可以信赖的人。

“漂泊者”号在威特马塔停泊的这三天里，韦尔登夫人急忙整理行装，她不愿意耽误“漂泊者”号的出发日期。在奥克兰寓所的雇用的当地仆人都被辞退了。一月二十二日她登上了“漂泊者”号，只带着小儿子杰克、贝内迪克特表兄和黑人老女仆纳安。

贝内迪克特表兄在一个特制的盒子里，装着他搜集来的全部昆虫标本，其中有几只新的隐翅虫样品；属于鞘翅目的食肉昆虫，眼睛一律长在头顶上。到目前为止，这种昆虫只是在新喀里多尼亚一个地方能够见到。有人曾经给表兄介绍过一种当地人叫作“卡蒂波”的毒蜘蛛，当地人一旦被咬伤了，常常会发生致命危险。但是，毒蜘蛛严格来说并不是昆虫类动物，而是蛛形类动物，它在表兄的眼里没有任何价值，所以，他毫不感兴趣。而在他所搜集的标本中，最有价值的则是一只很出色的新西兰隐翅虫。

不用说，贝内迪克特表兄为了他的动物标本万无一失，已经交付了一大笔货物保管费了。在他看来，他的“货物”似乎比“漂泊者”号货舱里装的全部鲸油和鲸须还要格外贵重！

船快要开的时候，韦尔登夫人一行登上了甲板。赫尔船长来到女主人面前，说：

“韦尔登夫人，咱们先说好，如果您要搭乘‘漂泊者’号，一切责任自负！”



他从早到晚泡在这门科学里

“赫尔先生，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韦尔登夫人反问道。

“因为我没有接到您丈夫关于这件事的命令，而且不论怎么说，一只三桅帆船不可能像一条专营客运的邮船那样，为您提供旅途安全和舒适的保证。”

“如果我丈夫在这里，” 韦尔登夫人又反问道，“赫尔先生，您认为他不敢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登上‘漂泊者’号船吗？”

“不，韦尔登夫人，他不会犹豫的。” 赫尔船长说，“他绝不可能犹豫的，我自己也不会犹豫的！不管怎么说，‘漂泊者’号是一条好船，虽然这一次捕鲸收获不大，但是，根据我多年驾驶经验，我对它是坚信不疑的。我之所以这样说，韦尔登夫人，主要是要把我的责任落到实处，其次是为了再一次向您表明，在这条船上您将得不到已经习惯了的那种舒适的生活条件。”

“既然这只是一个舒服与不舒服的问题，赫尔先生，” 韦尔登夫人回答说，“这难不住我，我可不是那种难说话的乘客，老是埋怨舱房太小，饭菜单调。”

韦尔登夫人看了一眼站在身边的小儿子杰克，接着又对赫尔船长说：

“我们开船吧，赫尔先生！”

船长立刻下了开船的命令。风帆张起，“漂泊者”号沿着一条最近的航道，开出了海湾，向着美洲海岸飞快驶去。

但是，出海三天之后，三桅帆船遇到了强劲东风，它不得不利用左舷风斜向前进。

所以，直到二月二号这一天，赫尔船长还在他预计的纬度以南更远的海面上航行，从外表上看，帆船好像不是沿着最近的航线开往美洲大陆，倒像是绕道去智利南端的合恩角。